

「面對面，談作家」由長期關注教育工作的宋裕、陳智弘主導，針對收錄高中教科書的作者名家，一一訪談。透過作家自述成長與文學經歷，除補充國語文教材，更見證了文學長河，湍湍不絕的流脈，本期首發，由詩人痲弦領軍上陣……

# 弦歌不絕訪

文 | 陳智弘、宋裕

# 痲弦



◆ 痲弦定居加拿大，仍時常走動兩岸。

「人生如朝露，藝術千秋，世界上唯一能對抗時間的，對我來說，大概只有詩了。」詩人痲弦在《痲弦詩集·自序》這麼寫道。

自五四以來，在詩壇上能以一本詩集而享大名，且影響深遠廣泛，盛譽持久不衰，除了痲弦之外，一時似乎尚無他例。

而他不只是詩人，寫詩、研究詩之外，也教書、演戲，擔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，更於民國六十六年接掌《聯合報》副總編輯兼副刊組主任，引領了當代文學風騷數十載。

## 北國原野的無憂童年

痲弦，本名王慶麟，民國二十一年生於河南省南陽市。父親王文清任職縣城民眾教育館，掌管圖書，酷愛新文藝，是他的文學啟蒙老師。

他自言本是在北國原野上長大的野孩子，貪玩而且放縱，能走上文學之路，得感謝父親。他的父親將牛車改裝成流動的圖書館，到鄉下敲著鑼號召小孩子來看書，痲弦的文學之路也就這麼隨著牛車的車轍開展。父親希望他將來就讀大學中文系，為他講解《幼學瓊林》、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等古籍，也引領他

## 痲弦詩選

### 我的靈魂

啊啊，居不見秋天的樹葉紛紛落下  
我難浪子，也該找找我的家

那時候

我的靈魂被這痛的鐵機編成一小小的鈴鐺花  
我的靈魂在一面重重的銅盾上忍受又長到的擊打  
我的靈魂燃燒於巴爾那斯諸神的香爐  
我的靈魂擊斃於荷馬的第七梅琴索

我的靈魂

在特洛伊城墜的荏苒裏傾聽金鈴子的怨嗟  
在圓形劇場的石椽下面，偷聞希臘少女的祝香  
在合唱隊辟重小溪般的聲響中，悄然流淚

◆ 痲弦手稿。

閱讀現代文學作品，鼓勵他寫作，要他做「中國文壇的亮角兒」。

一個春日午後，痲弦從父親書櫃翻出冰心的《繁星》與《春水》，整個人沈浸在雋永的詩意與優美的節奏中，一顆詩的種子便如此植根於心田中。

不過他生平第一首詩並沒有得到鼓勵。一回作文課，老師出了個題目「冬」，他很快地寫了一首小詩：「狂風呼呼，砭肌刺骨；一切凋零，草木皆枯。」作文簿發下來，老師批道：「寫詩是偷懶的表現！」嚴厲的評語幸好沒有扼殺這株新詩幼苗。

### 顛沛困頓的流亡歲月

時代動盪不安，戰火四處延燒，痲弦剛考入的南都中學遷校，學生跟著流亡。父母和痲弦都不知道這一次生離竟是死別，而此永恆之痛終身無法彌補。

龍應台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第二部「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」第十九「向前三步走」訪問痲弦離家那一天的情景：

那一天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孩子什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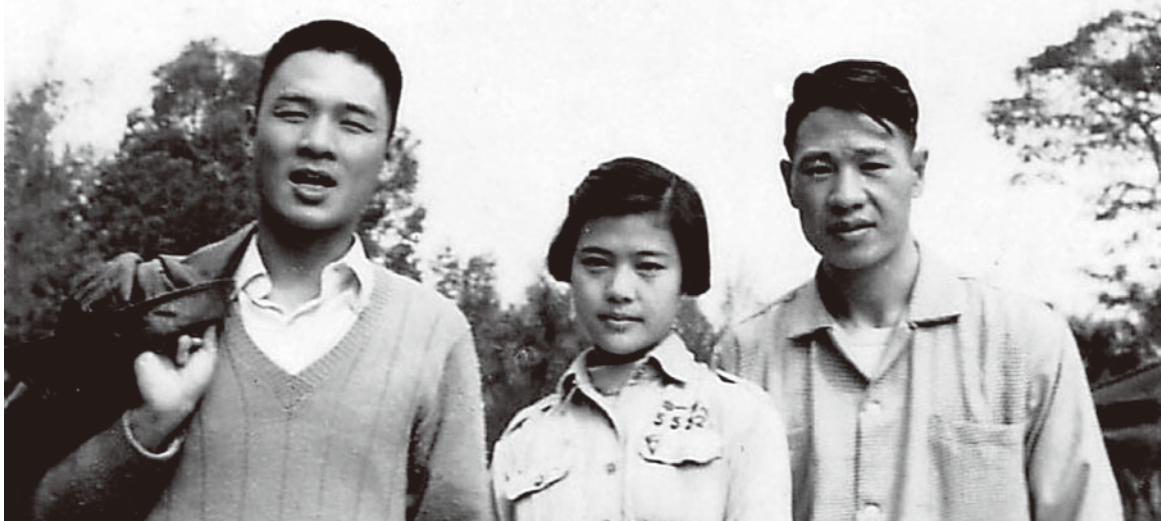
都不懂，就覺得好玩、高興，覺得不用做功課了。出南陽城時，我媽媽烙了一些油餅，跟著我們到城牆邊上，我們馬上就要開拔了嘛，鄉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媽媽讓同學看到。我母親拿個油餅塞我背包上，我怕同學笑，竟愁著臉作不勝其煩狀，也不和父母說話。出了城門，父母消失在街心，那最後一瞥，也沒流一滴眼淚！

後來我的父親死在青海勞改營，我媽媽死在家鄉，死前告訴一起做針線活的四娘說：「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，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，我是想他想死的。」

顛沛流離數千里，從河南南陽到湖北襄樊、荊州，再到湖南永州，生計無著，痲弦不得已與同學十餘人投筆從戎，民國三十八年八月，隨軍從廣州乘船來到臺灣。

這一段經歷，痲弦在民國五十四年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「自傳」中寫道：

戰亂使人失去得太多，也得到很多。一路上的流亡生活，見到許多前所未見



◆ 青年痲弦（左）與朋友合影。

的殺戮、搶劫、人性的卑微、國家的危難，以及自己身受的痛苦和委屈。我的血管中有著父親血液裡對文學的喜愛和敏感，加上鄉村孩子的單純，很快也很容易地就吸收了戰爭所給我的一切，反芻以後，就是我的詩！

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，使我因流亡而麻木的感情復甦，我開始瘋狂地寫！寫！寫！

### 與詩結緣的軍旅生涯

來到臺灣，痲弦開始閱讀中外文學作品，並嘗試創作。

民國四十二年，痲弦考取政工幹校（今政治作戰大學）影劇系，曾寫過一首四百多行的長詩獲得校內新詩比賽第一名，他上臺領獎，意識到詩的重要與光榮，暗下決心，要當一個傑出的詩人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他調派至左營電臺，發憤苦讀，手抄世界名著與詩作好幾十本。閱讀外國文學，不僅擴大他的想像世界，也為他書寫異國的詩作提供豐富的文化思考。

在電臺時，與詩人洛夫同事，他們在同一辦公室對面而坐，同一寢室抵足而眠，兩人幾乎每天都寫詩較勁。痲弦每有

佳句，便向洛夫炫示，洛夫看了既羨慕又著急，立即躲入蚊帳，藉著昏黃的燈光，琢磨出幾個警句，以求「壓倒」對方。痲弦當然也不干示弱，這種寫詩競賽漸漸提高了他們的詩藝。

### 筆名痲弦的由來

痲弦的努力與才華逐步奠定他在現代詩壇的地位。就讀政工幹校時期，他以「痲弦」為筆名，在《現代詩季刊》第五期上公開發表了第一首詩（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）。

為什麼以「痲弦」為名呢？他說：「我拉二胡，喜歡二胡啞啞的聲音，故取名『痲弦』，但也受到現代派詩人紀弦的影響。後來覺得這種說法沒什麼深度，就引述陶淵明的詩『但識琴中趣，何勞弦上音』。我的老師周策縱先生曾拿一本我編的《當代文學大系》送給女詩人冰心，冰心不認得這個字，周先生為我解說是『啞』的古字。『啞』也不錯，我覺得和病、弱一樣，都很有詩意，例如有文人叫『秦瘦鷗』、『周瘦鷗』，我喜歡這種酸澀的趣味，就一直使用這個名字。」

從此，意為無弦之琴的「痲弦」音聲響徹詩壇，知道他本名的人反而不多。



◆ 痲弦參訪美國留影。



◆ 痲弦多才多藝，此為話劇扮相。

### 創世紀的半世紀與跨世紀

左營是《創世紀》的「革命策源地」，當時張默、洛夫、商禽、痲弦等人幾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大談超現實主義，拿出彼此不輕易示人的三十年代詩人作品手抄本逐首分析，然後在馬路上你送我一程我送你一程，總弄到夜深人倦，才各自回營。

民國四十三年十月，洛夫與張默創立《創世紀》詩刊，痲弦從第二期加入編輯陣容，是為「創世紀鐵三角」。辦詩刊最大的困難是經費的籌措和發行，最初幾期的印刷費全出自三人薪俸，以至於窘困到輪流進當舖。進當舖的不是小偷，便是賭徒，他們感到臉紅心跳，卻也甘之如飴。痲弦記得《創世紀》出版，沒有錢登廣告，便到左營、高雄、鳳山的每一個電影院裡去打尋人廣告，寫著「創世紀出版了！！！」還加上三個驚歎號，後來這一招被戲院經理識破，就不再使出。刊物印出來，三個人親自用扁擔擔著到郵局去寄。有一次在路上撞翻賣雞蛋的攤子，刊物上沾滿蛋黃蛋白，使得那一期的封面不但多采多姿，也特別有味道，之後還得籌

錢賠償，才算了結。

《創世紀》是痲弦甜蜜的經驗，他們這些人少小離家，因寫詩、辦詩刊而建立了鐵打的交情，常掛在口裡的是：「這世界已經夠冷，讓我們以彼此的體溫取暖。」

《創世紀》在痲弦、洛夫、張默三人懷抱「重振現代詩雄風，舍我其誰」想法下發展，與《現代詩》、《藍星》成為現代詩壇最重要的三大詩社。從二十世紀走到二十一世紀，創辦《現代文學》的白先勇曾說：「《創世紀》是一條長命貓，有九條命，靠著這支沒有薪餉的部隊在文壇上苦撐。同仁刊物能支撐這麼久，超過五十年，中外文學史上少見。」

### 寫詩、教書、演戲的青年才俊

除了寫詩、編輯詩選、擔任廣播電臺臺長與影劇系教職外，痲弦讓人津津樂道的才華是演戲。

民國五十四年，他榮獲「第二屆話劇金鼎獎全國最佳男演員獎」，在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話劇「國父傳」中飾演孫中山，贏得了極高的評價。後來痲弦去美國



◆ 痲弦與妻子橋橋。



◆ 一九八四年攝於高雄西子灣的全家福。

愛荷華，申請護照時，不少人看過他演的「國父傳」，因此，所到之處人人肅然起敬。

這一年，痲弦可謂喜事連連，除了寫詩得獎、演戲得獎、談戀愛也得了獎——和張橋橋結婚。詩人周夢蝶送了他們一幅字：「修到人間才子婦，不辭清瘦似梅花」。張橋橋的文筆不錯，但常生病，作品有限，痲弦不止一次地感歎：「橋橋非常有才，可惜病把她毀了！」張橋橋不幸於民國九十四年病逝，她的一生都在與病魔奮戰，醫生說，能活到六十四歲，已是創造了生命的奇蹟。

### 背起編者的十字架

民國六十七年，痲弦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學位，回國後，接掌《聯合報》副總編輯兼副刊組主任。

他自言是個失敗的詩人，但是個成功的編輯，他在編輯方面下很大的功夫，成功扮演了詩的傳播工作者、文學傳道人及文學教育家的角色。

痲弦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時，提拔新人不遺餘力。年輕人投稿不獲刊登，他總會寫信鼓勵。他以「這裡拉人一把，那裡拉人一把；這裡放人一馬，那裡放人一

馬」自期，這種溫柔敦厚的人格確實薰陶了不少晚生後輩。

他主持聯合報副刊二十年，全心全力投入，號稱「副刊王」，達到「探索真理、反映真相、交流真情」的目標，無論是中國文化傳承與國際文化交流，傳統的、現代的、鄉土的、世界的……各種題材的篇章，都在他力求「真實、高雅、生動、活潑」的規畫下，每天向臺灣及海內外的中文讀者呈現百花齊放、各爭長短的多種風貌。

副刊或許屬於小眾化刊物，但痲弦相信文學的薪火還是會燃燒下去，就像鄭愁予講的：「是誰傳下這詩的行業？黃昏裡掛起一盞燈。」這盞燈絕對會亮下去。

### 現代詩壇一座睡火山

痲弦常說：「一日詩人，一世詩人」，這句話燃燒著強烈的愛詩熱情和執著創作的堅定信念，但他在民國五十四年五月發表〈復活節〉之後，卻停筆不寫了。

他在《痲弦詩集》的〈序〉中引紀德的話：「當我不寫東西的時候，正是我有最多東西可寫的時候。」他有最多東西可寫，但沒寫。大家都在探問：痲弦，為什

麼痙了？關於這個問題，痙弦始終含糊以對，沒給一個真確的答案，只籠統說道：「過去停筆，是因為舊的意見都表達了，新的意見還沒誕生。」迄今，詩界臆測紛紜，痙弦何以停下詩筆，似乎成了無解的謎。有人拿他的筆名開玩笑，說是一語成讖……

痙弦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還能重提詩筆，繼續追尋青年時代的夢想，繼續呼應內心深處的一種召喚，並嘗試在時間的河流裡逆泳而上呢？他盼望自己是一座睡火山而不是死火山，做為讀者，我們也同樣地等待，等待他噴發出比從前更壯麗的火花。雖戛然而止，但其首悠悠，一部《痙弦詩集》，已足以讓臺灣詩壇低迴不已。

### 終究是個詩人

即使停筆多年，痙弦終究是個詩人，他一輩子做過許多不同的職業，而他一直在為詩「服務」，繞著詩的中心打轉。

民國五十五年初，《創世紀》二十三期即開始連載〈中國新詩史料掇拾〉，他以整理詩史為職責，奮鬥不懈，這部分論

文後來集成《中國新詩研究》。他並編寫《朱湘文選》、《戴望舒卷》、《劉半農卷》、《劉半農文選》等書。

此外，把序言和跋當作特定文體來耕耘，余光中外，痙弦是箇中翹楚，他將美學見解與文學詮釋融入序跋當中，集結出版《聚繖花序》一書，四十多萬字是他序跋作品的集大成。

他以寫詩的精神從事編輯、研究工作，也可說是詩的延續，為他生命譜寫出另一篇華麗的樂章。

### 生活詩意的讀詩人

痙弦，是臺灣詩壇受詩神眷顧的寵兒，寫詩十五年（西元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），享譽超過五十載，成詩雖然只有一冊，卻名傳現代詩壇。他曾以詩筆啟迪無數讀者，之後離棄繆思，留下空白，其實依舊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之上，因為他是「把一首詩當日子過，生活詩意的讀詩人」，當詩影響到他的生活態度、生活趣味、生活氛圍，詩的傑作不也已經完成了嗎？

痙弦，畢竟弦歌不絕呀！